欲望重庆

雷坤强 著

一部堕落与救赎的都市回忆录
一幅权力与情欲交织的浮世绘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欲望重庆

长篇揭秘小说

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 藏书

雷坤强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雷坤强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欲望重庆／雷坤强著. —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2011.10

ISBN 978-7-5470-1700-5

Ⅰ.①欲… Ⅱ.①雷… Ⅲ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Ⅳ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 180789 号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（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：110003）
印 刷 者：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幅面尺寸：235mm × 165mm
字 数：185 千字
印 张：14.5
出版时间：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刷时间：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责任编辑：陈 丹 孙郡阳
策划编辑：许 挺
装帧设计：韩 石
ISBN 978-7-5470-1700-5
定 价：23.80 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090
传 真：024-23284521
E-mail：vpc_tougao@163.com
网 址：www.chinavpc.com

常年法律顾问：李福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24-23284090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：0319-3656029

1

公司早会刚过，吴倩从上海来电，问我吃火爆腰花没有，我说昨晚炒了一盘，今早添了两枚生鸡蛋，一切听命行事，妇唱夫随。吴倩笑得花枝乱颤，说补也得有个限度，少量超量对身体都没好处。我说你真想关怀，飞过来啵几下，哥立马熊给你看看。她就骂我除嗓门正常，里里外外坏透了。心想还不是拜天所赐，谁叫咱俩身居两地，幸福指数唯从电话中撷取。这种现代相拉图恋情，吴倩曾隐晦地形容为“肌肤亲热嘴功夫，闷捺难忍指尖劲”，说得我恨不能找地缝钻进去。

谈话间我往总经理办公室走，上周拟了一份出差计划，申请单枪开拓成都市场，趁机捞笔外快，弥补上月的资金缺口。及近而立，我至今还是月月光，一同入世的哥们，眼下人人小有所成。年初房市委靡，周大炮果断下手，斥资按揭一套小户型，转手净赚六万二；罗小米貌若《十面埋伏》女主角，凭此嫁了个煤矿老板，一三五开甲壳虫，二四六驾法拉利，端的是奢靡风光；刘浩刚刚升职，从业务主管晋升至区域总监，一夜间月收入净增三千三。最近我一直眼红，老妈以为

得了红眼病，满心焦愁，白发又多几根。就在前天下午，这个年逾五旬的女人，将最后一斤榨菜三折处理，佝偻着身躯走进瑞生药房，买了两瓶消炎滴眼露。我颤颤接在手里，点完皆不见良效，便知是妒忌作祟，与重庆近段时间的天气无关。

电话里一通打情骂俏，吴倩说往你卡上打了八百，去买双新鞋穿吧。我说送人新鞋，可要当心脚踏两只船。吴倩娇呸一口，说你有几斤几两我还不知？我不置可否笑笑，问她打钱的事阿姨知道不。吴倩说这个你甭管，话毕抛来一句久违“Happy birthday to you（生日快乐）”，心底顿时漾起一股暖意，正想喊她一声“老婆”，她就说客户催她下账，晚上再给我电话。

合上手机，想这生日是没法过了。尔等已过嗨酒K歌的年龄，上雅致点的地方烛光晚餐吧，绿叶还需鲜花衬。吴倩这朵玫瑰不在，去了我连绿叶都算不上。郁闷之下折回办公室，我将出差计划塞进抽屉，泡了一杯金佛山茶呷两口，透过宽大的落地窗玻璃，朝天门车流如织，上班高峰仍在高潮。上次和周大炮在解放碑喝茶，我曾大肆嘲笑上班族：闷头闷脑工作，马不停蹄奔波，吃饱了撑的，生活嘛，兜里有几文小钱，逢闲喝喝盖碗茶，搓几圈成都麻将。周大炮指责我不求上进，内心腐败，壮志毫无，适合去尼姑庵对门的少林寺，拜慧空老和尚为师，研究佛法普度众生。

周大炮是鲁迅的忠实粉丝，前些年他研读鲁氏杂文，潜移默化受其影响，偶显傲骨之风，言语尖酸刻薄，颇有文人气派。这厮戏谑完还给我起了个外号：无欲大师。言外之意，秦风啊，你生不该有七情六欲。周大炮只说对了一半，我没什么特别信仰，不做教派信徒，不膜拜顶礼，却愿做爱的奴隶。这些年打拼收效甚微，吴倩的闯入给了我莫大安慰。奈何月有阴晴圆缺，吴倩老妈虽念过四书五经，笃知礼义孝廉，花甲将至却嫌贫爱富。昨天她用吴倩手机打我电话，趁我毫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无防备质问："你是不是秦风?"

听出老妇人冷漠的声调，情知无法回避，正欲以礼相待，她噼里啪啦数落："秦风听好了！咱家倩倩绝不可能来重庆，要来你那火炉也行，她在上海生活惯了，除非你给她同样的生活。房子至少一百二平方米，车子嘛不消说，安全性能好当妈的才放心。"这简直是赶母猪上树，我当即哽塞无语，她却愈说愈带劲："哎，这样说也不实际，看看现在的物价，你一个上班族，短时间哪来钱买房买车，倒不是阿姨刻薄，你自己掂量掂量，有没有这个实力。"

想起这电话满腹怨气，转念却又觉是真理，如今几无捷径可走，唯将心思转至工作，一来拔高业绩争取年终奖，二来散心减压抛开不悦。稍作疑窦，转身取出出差申请，我犹豫着敲开了经理办公室大门。前脚刚踏进半步，朱福田灿笑相迎："哟，秦风啊，请坐请坐。"我颔首礼让，客客气气递上申请。朱福田接过后扫视一遍，抹抹猴腮扶扶眼镜，尖嘴一撅打起官腔："今年拓展外围市场，我认为还不到时候，金融危机席卷，民企深受其害，鑫达必须控制成本，静观其变以静制动。"我暗暗冷笑，自个泡了杯茉莉花，轻呷一口说："危机当前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拿下成都这个重点市场，鑫达等于拥有西南区半壁江山。这样吧朱总，我先去摸摸底，从军区团购入手……"话至此朱福田挥手打断："坚守阵地是大势所趋，这也是老板的想法。我说秦风，你掌控的市场也不少了，重点区县全由你管，公司的几个大区经理，谁有你的势力大？胃口太大容易消化不良，春节旺季快到了，先做本地市场，拓展的事节后再议吧。"

朱福田是老板聘请的职业操盘手，贵阳人氏，比武大郎只高两公分，说话时阴阳怪气，鼠眼眯成一条缝，总让人产生深藏奸邪的感觉。这厮年龄比我大，论能力没我强，但老板异常器重，曾在会上浓墨重

彩介绍："老朱是二十一世纪稀缺型人才。"申冬强这愣头青当场表示不满："很多人缺的是机会，走出渝中区，人才满大街。"老板胖脸一横，厉声质问："朱经理卖过茅台镇灌装酒，半年赚二百万，在座的谁有这个能力?"

其实我心不服尤甚，为鑫达酒业奉献三年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兢兢业业渠道疏通，按南川区主管申冬强的话说，"秦哥是'开朝元勋'，鑫达能撑到今天，他娃功不可没"。朱福田后来居上，摊谁都是刺，何况这厮的光辉史我持保留意见。他扁臀下的夏利车，引擎盖黄漆剥落，保险杠锈迹斑斑，一看就知是职业骗子。这种人我在昆明见过，衣着光鲜举止潇洒，实则兜里没几个银元，去中档酒楼嗨一顿，付钱时手抖得跟筛米一样。

从朱福田办公室出来，出差万州的申冬强来电："刚找了两名大客户，周末上重庆考察，秦哥给帮忙洽谈洽谈。"我说："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谈妥了业绩归你，不分你一厘一毫。"申冬强谢声不迭："哪能让你白操劳呢，你那说话方便不?"看看四下无人，我说："龟儿子有屁快放。"申冬强压低声音："前天老朱找我谈话，问了很多有关你的事，小弟给你提个醒，他这人心机很重。"当下甚觉奇怪，我问他："都问了些啥?""哎，这事不能乱讲。"申冬强扭捏起来，"总之，秦哥要多加小心。"

正欲问及具体，申冬强把电话挂了。回头瞥瞥总经理室朱漆大门，心头禁不住腾起一股寒意。这下是没心情做事了，窝在办公室看姓朱的熊样，还不如上街打望养眼。暗作思忖，我给人事部打了声招呼，私下放自己半天生日假。往解放碑步行街逛两圈，过往美女衣衫单薄，露点蜂腰，惹得全身阵阵火起。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，我看周遭一切皆不顺眼，对街有一幅"耐克"平面广告，科比手握篮球做扣篮状，英姿飒爽力拔山兮。科比曾是我的篮下偶像，这时也觉他欠了我五十

斤大米。闷闷地抽完一支烟，看看时候不早，便盘算约谁出来共度良宵。

打周大炮手机，响两声挂了，随即收到一条短信：在金佛山景区谈业务，有事明天讲。转首找刘浩，电话关机。铁杆男性仅此两人，剩下一个“罗小米”，虽风情万种貌美如花，但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彼此认识多年，我还从未有过非分之想。何况罗小米已做他人妇，硬叫她出来劲舞笙歌，严重破坏其相夫教子的嫁人初衷。思来想去，脑里就只剩下吴倩。一个电话打去，她说：“我还在忙呢，晚些再说好不?”我说：“上鸟班啊，哥今天不吃火爆腰花了，只想吃你。”吴倩扑哧一声：“咱俩天高皇帝远，你想怎么吃。”脑里顿溢想象，我告诉她有两种吃法，一种纯真无邪，叫婴儿吸奶；另一种勇猛无敌，曰夸父吞日。

和吴倩从相知到相恋，前前后后两年半，彼此付出灵魂所有，却没机会共枕同床。周大炮是涪陵人，自幼饱食榨菜，咀嚼肌强于常人，生的是唇厚嘴阔。所谓嘴大者漏风，这厮常说我俩的不是：吴倩家居上海，双亲是高级干部，你蜗居重庆森林，背景是木工粮农，门不当户不对，谈啥子朋友。老妈也反对我俩交往，老妈在乡下土生土长，生性淳朴善良，每句言传一针见血，形容我跟吴倩的关系，仅仅用了一句土话：黄鳝泥鳅，哪能扯成一样长!

相思成灾无药救，最近和吴倩通话总有火气，沉默一阵我说：“今天是我生日，只想见你一面，今晚八点的飞机，现在订票还来得及。”吴倩哽了哽欲言又止，我立马就火了，“再不付诸行动，不要说咱俩认识，从此往后一刀两断。”“对不起亲爱的，今晚真的不能。”吴倩异常委屈，“你知道情况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?”心腾地凉了半截，握着手机久久无言，吴倩在话筒那头急了，冲我使劲地喊：“死臭猪说话，死臭猪……”

2

在露天茶铺点了一杯竹叶青，边喝边赏江景，脑子却一刻不得停歇。业务往来，儿女情长，如电影般回放，令人焦躁不安。转眼天色黑尽，面前的手机悄无声息，就知和吴倩约会无望。按照我对她的了解，这妮子绝不会冒险来渝。现实是不折不扣的矛盾体，人人都在亲情与爱情间徘徊，当两者无法兼备，工作成为挡箭牌。今天是周三，吴倩身为银行职员，岂能说走就走。

“老板，结账。”惆怅中起身付完茶钱，却意外接到吴倩的电话，说她赶到浦东机场，可惜票已售罄。我死活不信，说别玩花样，你肯定在家。吴倩故作生气，嚷着让我听波音747起飞的声音。竖耳倾听，话筒那头轰隆作响，但我仍持怀疑，手机功能日新月异，背景声作假已非怪事。刘浩卖过山寨版，有一款可存八十个背景声，个个比赵本山还会忽悠。出差在外碰上老板查岗，若自己藏匿桑拿会所逍遥快活，即可切换至喧嚣背景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正在街上搞地摊式搜索呢!”我拷了几个进手机，有次陪刘浩蹦迪，吴倩来电普查行踪，我慌忙跑到门外，捂着手机说在家看“刘德华”版射雕。吴倩满腹疑惑，我立

即做了一次背景声切换，泻立停广告刷地跳了出来。此后又遭遇两次险，一次是在川美打麻将，旁边端坐罗小米，剥着瓜子问搓麻的精髓打法是不是死战到底；另一次是在天籁村唱歌，陪酒小姐声甜音美，问我合唱《知心爱人》还是《甜蜜蜜》。两次我都临危不乱，俱都巧妙作了应对。

自己有犯罪前科，别人有仿效嫌疑，自然不会轻信。我隐晦说出疑点，吴倩呸了我一脸，用一千个理由辩证，以此证明她很无辜。两人连信任都没了，无疑是最悲哀的事，先前心只凉了半截，一番折腾后半截也凉了。气呼呼挂断电话，第三次世界冷战提前上演。俗话说夫妻床头打架，矛盾可用亲昵化解，交合完毕重归于好。我和吴倩分处异地，还不具备实战探索的条件。经济泡沫人心浮躁，红男绿女急于求成，今天还是陌路人，明天即成比翼鸟。吴倩和我循序渐进，有时间磨合磨合情感基础，并非看场电影就床上欢的性泛滥，这点让我深感骄傲，精品难得糟粕易手，持之以恒，吴倩早晚是我的人。

男女清纯与烂贱，其实只有一步之遥。大学好友刘浩，河南商丘人氏，龅牙扁嘴，中等身材，两颗门牙比黄金闪亮，据说是因当地水质导致。六年前刘浩单纯如纸，恋上一位陕西女孩，同样的黄牙扁嘴，条件旗鼓相当，也就没人闲话。但这厮天生胆小，人家在花园里搂抱，他最多牵牵女友的手，冒胆吻过一次嘴巴都没对上号。那时周大炮已和外校女生开房，偶尔带回宿舍过夜。我和刘浩有色心无色胆，实则是从小接受过传统家庭教育。岂料迫于家庭压力，毕业后刘浩性情大变，他和现任老婆闪婚，从相识到床头呢喃，前后只用一周时间。2008年深秋的一天，新郎刘浩笑里藏刀，举止并无传说中的幸福。这厮有完美主义趋向，我深知他苦衷于自己是童男，望别人也是处子。当在场嘉宾送完祝福，我不按常理出牌，问他啥时学会快刀斩乱麻，

这厮仰脖喝下半杯红花郎，说你不急人家急，你不吃人家吃，咱俩早跟不上时代步伐咯。

夹上业务包回家，老妈正腌制咸菜，听我开门关门，头也不抬继续忙活。老妈虽出身在地主家庭，但因旧社会重男轻女观念的遏制，从未踏进学堂门一步。大字不识的她，嫁进城靠售咸菜维持家庭开销，这些酸不溜丢的玩意，她一度视为掌上明珠。我有时忍不住幻想，某天坐上一定位置，作何也得颁她个“中国最勤劳妇女”或“全国贤妻良母十佳新人”奖项。老妈卖咸菜这些年，从仅仅认识村里的几十口，发展到这座欲望都市的上万人，进步神速令人吃惊。去周围各大菜市场的路，她差不多走了千百回。

往沙发上一躺，我朝老妈喊了一声，她低低地嗯了嗯，意在知道儿子已下班归巢。我在心头兀自叹息，这时罗小米来电：“今天秦老板过生日，小的们等着盛宴款待呢!”心头腾的一酸，不等我找词解释，罗小米来势汹汹，“老实交代，你娃在哪里逍遥?”我苦笑着忙加纠正：“啥子逍遥快活，那都是有钱人干的。”罗小米浅笑不迭：“你这副臭德行，信不信有人破你色戒，省得自诩谦谦君子。”我顺水推舟：“你老有胆来破，鄙人倒可考虑考虑。”罗小米颇为羞涩，抛来一句“老不正经”装聋作哑，暗示她现在仍清纯如初。

认识罗小米九年了，关系比黑铁还硬，虽曾有好感无数，但因彼此追求迥异，大学未毕就让现实抹杀。想当初年少懵懂，大学女新生也都矜持，找男友只品外貌不看钞票。上大二标准全变，班上女生无论美丑，在师姐“学得好不如嫁得好”的蛊惑及教授“物质是基层建筑”的影响下，个个从理想主义过渡到拜金主义，罗小米便是其一。2002 年秋季运动会，罗小米着超短裤跨栏，用力过猛挣破裤裆，露出红灿灿的小叉裤，风头直盖声名显赫的刘翔。男观众喷血不止，一矮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男看中罗小米，迅速展开攻势，两人竟一拍即合。我甚是疑惑，动用关系多方打听，得知该男皮撩嘴歪，背景却十分了得：老爸有两间糖厂，老妈是开发办主任。矮男靠抄袭考上重点，父母宴请土豪劣绅，收礼金两百万，为其豪购一辆奔驰。我那时特别郁闷，看罗小米趴在奔驰窗口微笑，心头五味杂陈，想如今孟姜女都死了，只剩秦风找寻墨尔本翡翠。有时我坐在水池边发愣，常假设水若再深些，跳下去会不会淹死。

罗小米坐了两年奔驰，男友就因惹是生非惨遭报复。行凶者是一名小混混，家徒四壁又好上网，主谋出三百劳务费，他便用菜刀将矮男砍成厉鬼，后被绳之以法，连自己的小命也搭上。事后我曾臆测，罗小米若跟了我，无缘醉生奢靡，至少能得到长久性福。

一阵胡扯，罗小米邀约喝咖啡，听那硬生生的口气，并非为祝生而来。打车直奔观音桥步行街，赶到时这妮子倚坐窗边，柳眉低蹙愁云满面。照旧打了声招呼，我说："能不能笑笑，你笑着才美。""怎么个笑？苦笑、媚笑还是嘲笑？"罗小米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神色秋波暗含，令人心旌荡漾，却又让人头皮发麻。我侧身点燃一支龙凤，打趣道："笑不出就哭吧。"话毕罗小米小嘴一扁，两行清泪顺颊直下，正觉手足无措，罗小米沉下语气，轻描淡写地说："实不相瞒，我——我今天离婚了。""今天是良辰吉时，少跟老子开玩笑！"我惊得险些跳起来。罗小米苦笑不迭，呷了口番茄汁，掏出化妆盒描抹一番，不屑应道："这世道结婚离婚多正常啊，今天办红证明天拿绿证，一场游戏一场梦。"不知作何安慰，我亦苦笑不迭，怔了怔问她："是不是因老公出轨？""别在老娘面前提他。"罗小米激动不已，话说着拿上外套就走，我屁颠颠跟上："你这是去哪？"罗小米转身拽住我的手："走吧，咖啡太苦，果汁太甜，咱们喝酒去。"

高下渝州屋，依山傍石城，诗中山城雾里都，在江北银座酒吧，两个失落人凑到一块，以酒相伴无话不谈。接连碰了几杯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我就喊自己不行了。罗小米媚眼含情，娇声道："二十八就喊软，上了四十咋办。"内心腾窜热流，忽觉这妮子艳若天使，我冷不丁戏谑："别在错误的时间挑衅勾引，钢铁好坏火炉炼了才知。"罗小米撇撇嘴："我看你就一堆废铁，倒退五十年，早拉去大炼钢铁了。"话音甫落，彼此不约而同灿笑，罗小米笑着笑着就哭，哭着哭着趴在了桌上。搀着罗小米走出酒吧，腥臭的水气扑面而来，醉意如风起云涌。这妮子神志不清，我只好拦了辆的士，打算将她送回住地。一路上罗小米闭口不言，一副难受得想吐的样子，我紧紧地搂着她，无意间触及那对高耸的胸部，手心腾然一颤，以为正搂着远在上海的吴倩。出租车司机是明眼人，也不问我们去哪，深踩油门直奔南滨路，及至君豪酒店才问："老师，去酒店还是回家?"我想征询罗小米，回头见她寐若睡兔，心一横对司机说："停君豪门口。"

3

醒来已是日上三竿，习惯性摸摸裤裆，该崛的部分没崛。阳光从帘缝处射来，空调簌簌地吹，罗小米一丝不挂，鼻翼煽若蜂翅，睡得异常安详。昨夜缠绵悱恻，罗小米娇驰纵横，凶悍无比。第一次我稳了半小时，罗小米哼哼唧唧，直骂我是大骗子："啥子处男？这么厉害还是处男！"我无暇辩解，甚至是疑惑，未曾尝过鱼水之欢，真正付诸实践，怎会如此老道纯熟？

退房前我俩又做了一次，颇有些力不从心，想这些年职场打拼，为财卖命，灵肉过度操劳，自己是不是老了。爸妈从前年开始催促，威逼我找个女友，尽快安家落户。这事一拖再拖，搪塞两年毫无进展，上个月邻家孩子结婚，男的搞房地产开发，腰缠万贯；老婆是移动话务员，秀丽端庄。老妈看得眼红，回家冲我施压："二娃你再拖几年，我都入土为安了。"其实我也急切，安家是结婚的先决条件，老企盼房市崩盘，砸锅卖铁也买一套。

罗小米赐予这一夜激情，我并未得到期待的幸福，仿佛它来得太晚，或说它又本不该到来。站在分手的十字路口，深味不堪回首的过

去，我感觉已寻不着昨天的自己。面前的红灯亮了又熄，路人循规过往，四散而开，他们似乎都有明确方向，我却不知往左还是往右。愁思中想起吴倩，鄙夷自心底腾升：什么狗屁处男，关键时刻也经不住勾引。愧疚感淤积心头，这次大意失身，吴倩若知定不得原谅，如用一生能弥补过错，我想也会甘愿。

在公司楼底吃完南川小吃石磨豆花，正好接上人事部的开会通知，中午有个销售大会，朱福田有要事宣布。会议聚集鑫达十几号中高层人物，我挑了个靠前位置，甫落坐，朱福田直挺挺走了进来，闹哄哄的大厅顿时鸦雀无声。朱福田上任后，不学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而是故作深沉，逢人皮笑肉不笑。偶尔碰上人打招呼，要么从蒜头鼻里挤出一声悠长的“嗯”，要么咧开镶了半颗银牙的嘴，轻轻地点点头。这厮似乎从不修身，鼻毛长过鬓毛胡楂，时常露出一大截，尖端还粘着些鼻屎；嘴大概半月漱一次，除银牙光亮余部焦黄，蒜泥椒皮之类的杂物，遍布其上不甚目睹。此等人间极品，同仁无不退避三分，唯我百毒不侵，狭路相逢时客套几句。

朱福田扫视一眼与会人员，见我神色傲慢，轻咳两声黑下猴脸：“啊……今天召开紧急会议，主要针对市场拓展，大家有意见尽管提，别闷在心里发酵。欢迎直抒己见，一切疑难杂症，集全体之力当场解决。”朱福田话音刚落，有人豁然起身：“公司在西南市场业务空白，现在重庆的地皮踩烂了，客户也挖得所剩无几，是不是该考虑战线外移?”发问的小伙是新员工，平时沉默寡言，我也就鲜有关注。朱福田闻听又是两声轻咳，肉笑道：“说得对！我也是这想法，咱们绝不能坐以待毙，关于拓展省外市场的事，昨晚我和老板商议，决定让新员工去尝试，多给他们表现的机会。”

听到此我大为光火，时隔一夜出尔反尔，摆明冲我打压。不等我

开口发难，朱福田话锋陡转："拓展省外市场的想法，还得感谢秦经理提醒，秦经理是公司元老，既担当大责又替新人着想……"朱福田一番激励言辞，会议室掌声不迭，新员工俱朝我微笑，感激之情无以言表。姜还是老的辣，朱福田这招釜底抽薪狠毒至极，再大的火我也没法泄。刘浩说干销售这行，凭基本工资吃饭，借业务提成思淫，靠油水外快捞财。眼下蛋糕市场分给新人，我是徒有其身虚有其表。散会后我留守会议室，透过宽大的落地窗玻璃，看街上人车涌动、尘烟四起，想起股市还未解套，那支钢铁成了废铁，心头泛起阵阵纠结。

大学毕业当初，周大炮运数不济，去了几趟人才市场，应聘销售经理，皆被面试官以"口吃"婉拒。实则他也不是"口吃"，而是紧张导致结巴。大伙儿换第二份工作了，周大炮才觅得契机，昂步迈进金融业，炒期货炒股票，几番沉浮加减，折合下来挣了四十万。买股票完全受他怂恿，自个儿出三万，他借两万凑整，悉数扔进股海，水花都没溅一个。股市有风险，这事作何不能怪他，亏就亏在我贪财敛利，一心买房娶吴倩，否则哪有今朝。

炒股无望，只有从客户身上挖掘，给綦江经销商打去电话，手机关得死死，改打办公室座机，文员娇滴滴地说："秦经理啊，薛总他打成麻去了。"我心头那个气，想薛涛你个狗日的，不好好卖酒赚钱，成天只知"血战到底"，早晚死在麻将桌上。去年发展薛涛做綦江总代，我没少个人牺牲，为满足这厮不良嗜好，陪他搓了两天成都麻将，输三千五才签下合同。如今薛涛进货已有两月，销售后勤催了两次，也不曾见他补货进货，背里肯定在玩什么花样。

接连致电了几个客户，提及打款压货的事，俱都唯唯诺诺，张口闭口"金融危机厉害，喝高端酒的人全死了！"众口一词仿佛早有商量，最后忍不住朝南川区代理张宇发火："你龟儿啥子理论，高端酒消

费者是特殊群体，不是腐败分子就是企业老总，经济再不景气也有需求嘛。”张宇满嘴无奈：“兄弟你又不是没来过南川，泡沫经济，光鲜的都是人皮。”

黯然合上手机，呆坐一阵打电话给张芳，今天外出谈团购业务，让她在出勤表上记一笔。张芳应了个诺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那么大个经理，报不报道谁管得着？”张芳是我招聘的人，川美版画系毕业，三米开外观其上身，与蒙娜丽莎有八分神似。这妮子刚进公司那阵，见业务部拿高额提成，每月三千五千，秋波闪闪的眸子藏了火，几度央我带她跑市场，学习销售技巧。问及缘由，张芳毫不避讳：“在重庆安居得买房吧？买房最需要啥？脸蛋好有屁用，手头得有票子。做销售后勤能赚几分钱，干五年不够买一片阳台！”

张芳的确是块好料，依她的外部条件，只要放下尊卑，单凭那丰乳肥臀，团购订单唾手可得。我不帮她自有理由，本乃泥中清莲，何必引入俗途，遭社会染缸洗涤，蜕变成辣手玫瑰。挂断电话前张芳说：天凉了，秦哥记得加衣。我备受感动，在这座冰冷的大都会，人人为生计打拼，日复一日穿梭，彼此都是漂泊人。去年陪周大炮上南山观景，面对万家灯火，这厮大发感慨：“现在的人哪，很多时候忙于工作，亲情淡了友情没了，爱情还在路上。”表面虽不在乎张芳，心头却在盘算，拿了当月工资，一定请她吃顿梭边鱼。如有机会，带她赚点外快无妨，我比她早出社会，能帮则帮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川美学费素来高昂，张芳从大山里出来，四年深造花销不菲，没有八万也有六万，这些钱搁在四年前，在区县可以置办三室两厅，而今房价不迭攀升，若然安居重庆，扔进去按揭小户型，至少也得当二十年房奴。

快快坐车回家，看一切皆不顺眼，一九八五年的房子，一室一厅四十来平方米。老爸做过木工，随便找了块木板，从中隔断，勉强容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